

弘明集卷第六

兵二

梁

釋僧祐

述

道恒法師釋駁論

明僧紹正二教論

周剡顥難張長史融門論

謝鎮之折夷夏論

并書與顧道士

釋道恒釋駁論

晉義熙之年如聞江左袁何二賢並商略治道諷刺時政雖未覩其文意者似依傍韓非五蠹之篇遂譏世之闕發五橫之論而沙門無事猥落其例余恐眩曜時情永淪邪惑不勝憤惋之至故設賓主之論以釋之
有東京東教君子詰於西鄙傲散野人曰僕曾預聞佛法冲邃非名教所議道風玄遠非器象所擬清虛簡勝非近識所關妙絕羣有

非常情所測故每爲時君之所遵崇貴達之所欽仰於是衆庶朋契雷同奔向咸共嗟詠稱述其美云若染漬風流則精義入微研究理味則妙契神用澡塵垢於胸心脫桎梏於形表超俗累於籠樊邈世務而高蹈論真素則夷齊無以踰其操遺榮寵則巢許無以過其志味玄旨則顏冉無以參其風去紛穢則松喬無以比其潔信如所談則義無間然矣但今觀諸沙門通非其才羣居猥雜未見秀異混若涇渭渾波混若薰蕕同墮若源清則津流應鮮根深則條穎必茂考其言行而始終不倫究其本末幾有無校僕之所以致怪良由於此如皇帝之忘智據梁之失力皆在鑪錘之間陶鑄以成聖者苟道不虛行才必應器然沙門旣出家離俗高尚其志違天屬

之親捨榮華之重毀形好之飾守清節之禁
研心唯理屬已唯法投足而安蔬食而已使
德行卓然爲時宗仰儀容邕肅爲物軌則然
觸事蔑然無一可採何栖託之高遠而業尚
之鄙近至於營求孜孜無暫寧息或墾殖田

六二

圃與農夫齊流或商旅博易與衆人競利或
矜恃醫道輕作寒暑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
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凶或說道假權要射時
意或聚畜委積頤養有餘或指掌空談坐食
百姓斯皆德不稱服行多違法雖暫有一善

亦何足以標高勝之美哉自可廢之以一風
俗此皆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是執法者
之所深疾有國者之所大患且世有五橫而
沙門處其一焉何以明之乃大設方便鼓動
愚俗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云行惡必有累劫

之殃修善便有無窮之慶論罪則有幽冥之
伺語福則有神明之祐敦厲引導勸行人所
不能行逼強切勒勉爲人所不能爲上減父
母之養下損妻孥之分會同盡餽餽之甘寺
廟極壯麗之美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
費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張空聲於
將來圖無象於未兆聽其言則洋洋而盈耳
觀其容則落落而滿目考現事以求徵並未
見其驗真所謂繫影捕風莫知端緒亮僕情
之所未安有識者之所巨惑若有嘉信請承

六三

三

下風脫有暫悟永去其滯矣

主人答

主人憮然有聞慨爾長歎咄異哉子之所陳
何其陋也夫鄙俗不可以語大道者滯於形
也曲士不可以辯宗極者局於名也今將爲

子略舉一隅自可思及其宗矣蓋聖人設教應器投法受量有限故化之以漸錄善心於毫端忘鄙吝於丘壑片行之善永爲身資一念之福終爲神用始覆一簣不可責以爲山之功方趣絕境不中窮以括囊之實然海之所以稱大者由無皦潔之清道之所以稱晦跡者以無赫然之觀夫怨親婉孌有心之所滯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世情之所重而沙門視之如糝糠可謂忍人所不能去斯乃標尚之雅趣弘道之勝事而云蔑然豈非妙賞之謂乎又且志業不同歸向塗乖岐逕分輒不相領悟未見秀異故其宜耳古人每嘆才之爲難信矣周號多士亂臣十人唐虞之盛元凱二八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於中伯牛廢疾回也六極

商也慳嗔賜也貨殖子也難雕由也凶愼求也聚斂任不稱職仲弓雖駢出於犂色而舉世推德爲人倫之宗欽尚高軌爲縉紳之表百代詠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於沙門乃苦共剝節酷相瓦礫斯豈君子弘通之道雅正之論哉此由或人入班輸之作坊不稱指南之巧妙但譏拙者之傷手真可謂伏膺下流志存鄙劣昔丞相問客俗言鴟梟食母寧有是乎客答但聞慈烏反哺耳相乃悵然自愧失言今子處心將無似相之問也君子過惡揚善反是謂何

云投足而安且林野蕭條每有寇盜之患城傍入出動嬰交遊之譏處身非所則招風塵之累婆娑田里則犯人間之論二三無可進退唯谷宇宙雖曠莫知所厝

云蔬餐而已夫人間有不贍之匱山澤無委積之儲方宜取給復乘之以法所向九折於何得立若堂堂聖世而有首陽之餓夫明明時雍而有赴海之死客於雅懷何如然體無毛羽不可袒而無衣腹非匏瓜不可繫而不食自未造極要有所資年豐則取足於百姓時儉則肆力以自供誠非所宜事不得已故蝮蛇螫手斬以求全推其輕重蓋所存者大雖營一已不求無獲求之不必一塗但令濟之有理亦何嫌多方以爲煩穢其欲役使不得妄動何故執之甚乎昔伯成躬耕以墾殖沮溺耦作以修農陶朱商賈以營生於陵灌蔬以自供崔文賣藥以繼乏君平卜筮以補空張衡術數以馳名馬鈞奇巧以騁功此等直是違俗遁世之人耳未正見有邈然絕塵

兵二

五

與物天隔而咸共嗟詠不輟於口然沙門之中迹超諸乏耻與流輩動有萬數至於體道神化超落人封非可筭計而未曾致言何其黨乎宜共思校事實不可古今殊論衆寡異辭希簡爲貴猥多致賤恐非求精覈理之談也

云自可廢之以一風俗是何言歟聖人不誣十室三人必有師資芳蘭並茂而欲蘊崇焚之不亦暴乎其中自有德宇淵邃器標時望或翹楚敷潔栖寄清遠或禪思入微澄神絕境或敷演微言散幽釋滯或精勤福業勸化崇善凡出家之本落髮抽簪之日皆心口獨誓情到懇至雖生死彌綸玄塗長遠要自驅策必階於道金輪之榮忽若塵垢帝釋之重蔑若糝糠始者精誠乃有所感自非一舉頓

詣體備圓足其間何能不有小失且當錄其真素略舉玄黃安渾舉一槩無復甄別不可以管蔡之豐姬宗盡誅四凶之暴合朝流放此無異人苦頭虱因欲并首俱焚患在足刺遂欲通股全解不亦濫乎

云無益於時政有損於治道夫弘道者之益世物有日用而不知故老氏云無爲之化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言當矣是以干木高枕而魏國大治庚桑善誨而垺墨歸仁沙門在世誠無目前考課之功名教之外實有冥益近取五戒訓物非六經之疇遠以八難幽嶮非刑法之匹請以三藏銓罪非律令之流暢以般若辯惑非老莊之謂道品無漏拔苦因緣則存而不論周孔之教理盡形器至法之極兼練神明精麤昇降不可同日而語其優劣

卷

六

矣昔字助化以道佐治國境晏然民知其義年豐委積物無疵厲非益謂何

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焉凡言橫者以其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食百姓或馳競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姦虐而動造不軌斯皆傷教亂正大敗風俗由是苟悅奮筆而遊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爲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上與唐虞競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化不使箕穎專有傲世之實商洛獨標嘉遁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子處懷經略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襲商韓尅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

大半之稅家無游財設三五之禁備民如賊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世二子之禍即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

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也

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舍德至淳則衆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具列

云會盡餽饍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塏之處是以知三尊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己之功德耳

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濟度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徇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旣自飲毒復

欲鳩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
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彌劫之殃調達
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

云罄私家之年儲闕軍國之資實聖王御世
淳風遐被震道綱以維六合布德綱以籠羣

卷

僞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

八

其業百官各盡其分海內融通九州同貫戎
車於是寢駕甲士却走以冀嘉穀委於中田
食儲積而成朽童稚進德日新黃髮盡於眉
壽當共繫壤以頌太平鼓腹以觀盛化子何
多慮之深橫憂時之不足不亦過乎云恪大
官而腫口臨滄海而攝腹真子之謂也

云繫影捕風莫知端緒夫僞辯亂真大聖之
所悲嗟時不識寶卞和所以慟哭然妙旨希
夷而體之者道冲虛簡詣而會之者得用遠

能津梁頽溺拔幽拯滯美濟當時化流無外
故神暉一震則感動大千睿澤暨灑則九州
蒙潤是以釋梵悟幽旨而歸誠帝王望玄宗
而委質八部挹靈化而洗心士庶觀真儀而
奔至落落焉故非域中之名教肅肅焉殆是

方外之冥軌然垣墻峭峻故罕得其門器宇
幽邃希入其室是以道濟彌綸而理與之乖
德包無際而事與之隔子執迷自畢沒齒不
悟蓋有以也夫日月麗天而瞽者莫覩其明
雷電震地而聾者不聞其響是誰之過與而

卷

九

方欲議官商之音蔑文章之觀真過之甚者
昔文鱗改視於初曜須跋開聽於後緣子何
辜之不幸獨懷疑以終年比衆人之所悲最
可悲之所先於是逡巡退席悵然自失良久
曰聞大道之說彌貫古今大判因緣窮理盡

性立理不爲當年弘道不期一世可謂原始會終歸於命矣僕實滯寢長夜未達其旨故每造有封今幸聞大夫之餘論結解疑豁豁然醒覺若披重霄以覩朗日發蒙蓋而悟真慧僕誠不敏敬奉嘉誨矣

明徵君僧紹正二教論

道士有爲夷夏論者故作此以正之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

入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

而生墮地即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

焉

事在玄妙內篇此是漢中真典非穿鑿之書

正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

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

典乎

論稱佛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

儒林之宗國師道士

此皆成實正經非方便之說也

正曰佛經之宗根明極教而三世無得俗證覺道非可事顯然精深所會定慧有徵於內

緣感所應因果無妄於外夫釋迦發窮源之

真唱以明神道之所通也故其練精研照非

養正之功徵善階極異殆庶自崖道濟在忘

形而所貴非全生生生不貴存存何功忘功

而功著寂滅而道常出乎無始入乎無終靡

應非身塵劫非遇此其所以爲教也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前說之證既關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者固可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漏道蠹祇多不量見恥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

卷二

十一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乖聖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端委摺紳諸華之容也翦髮緇衣羣夷之服也

正曰將求理之所貴宜無本禮俗沿襲異道唯其時物故君子豹變民文先革顏孫膺訓喪志學殷夫致德韶武則禪代異典後聖有作豈限夷華況由之極教必拘國服哉是以繫其恒方而迷深動躓矣水陸既變致遠有節舟車之譬得無翩乎而刻船守株固以兩見所歸

論曰下棄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咸以禮伸孝敬三典獨以法屈悖德犯順曾莫之覺

又曰全形守祀繼善之教也毀貌易姓絕惡之學也理之可貴者道事之可賤者俗

正曰今以廢宗祀爲犯順存嗜欲以申禮則是孝敬三典在我爲得俗無必賤矣毀貌絕惡自彼爲鄙道無必貴矣愛俗拘奮崇華尚禮貴賤迭置義成獨說徒欲蠹粥於凡觀豈期本理於聖言耶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亡者壽不論無死臆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謗慢欲以苟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家所教唯以長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丹飡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是其託術

五

十二

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爲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乖老莊立言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爲亂常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惑世符咒章劾咸託老君所傳而隨稍增廣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僞立言舛雜師學無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者永惑莫之能辯誣亂已甚矣

客既悉於佛老之正猶未值其津今將更粗言其隅而使自反焉夫理照研心二教兩得乃可動靜兼盡所遇斯乘也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尚事止其分虛無爲本柔弱爲用內視反聽深根寧極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失得無變窮不謀通鼓命而竦

達不謀已以公爲度此學者之所以詢仰餘
流而其道若存者也安取乎神化無方濟世
不死哉其在調霞羽蛻精變窮靈此自繕積
前成生甄異氣故雖記奇之者有之而言理
者弗由矣稽之神功爰及物類大若麟鳳怪
瑞小則雀雉之化夫既一受其形而希學可
致乎至乃顏孔道隣親資納之極固將仰靈
塵而止欲從未由則分命之不妥有推之可
明矣故仲尼貴知命而必有所不言伯陽去
奇尚而固守以無爲皆將以抑其誕妄之所
自來也然則窮神盡教固由之有宗矣道成
事得各會之有元矣夫行業著於前生而強
學以求致其功積習成於素屏而橫慕以妄
易其爲首燕求越其希至何由哉故學得所
學而學以誠也爲其可爲而爲可致也則夫

學鏡生靈中天設教觀象測變存而不論經
世之深孔老之極也爲於未有盡照窮緣殊
生共理練僞歸真神功之正佛教之弘也是
乃神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
然靜止大方乃雖蔽而非妄動由其宗則理
通而照極故必德貴天全自求其道崇本資
通功歸四大不謀非然守教保常孔老之純
得所學也超宗極覽尋流討源以有生爲塵
毒故息敬於君親不敬議其化異不執方而
駭奇妙寂觀以祐思功積見而要來則佛教
之粹明於爲也故夫學得所學則可以資全
生靈而教尊域中英明爲於爲將乃滅習反
流而邈天人矣過此已往未之或知洗慮之
得其將在茲

周剡顯難張長史融門論

吾門世恭佛舅氏奉道道也與佛逗極無二
寂然不動致本則同感而遂通達迹成異其
猶樂之不公不隔五帝之祕禮之不襲三皇
之聖豈三與此皆殊時故不同其風異世故
不一其義安可輒駕庸愚誣調神極吾見道

卷三

十四

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
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鳬楚人以為
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
自俱宗其本鴻迹既分吾已翔其所集汝可
專導於佛迹而無侮於道本書與二何兩孔

周剡山茨少子致書諸遊生者曰張融白鳥
哀鳴於將死人善言於就暮頃既病感生哀
此亦魂留幾氣沉驚舟失柁於空壑山足無
絆於澤中故視陰之間雖寸每遽不縫不徙
也欲使魄後餘意繩墨弟姪故為門律數感

其一章通源二道今奏諸賢以為何若

周顒答張長史書并問

周剡山茨歸書少子曰周顒頓首懋製來斑
承復峻其門則參予無踞誠不待獎敬尋同
本有測高心雖神道所歸吾知其主然自釋
之外儒綱為弘過此而能與仲尼相若者黃
老實雄也其教流漸非無邪弊素樸之本義
有可崇吾取捨舊懷羸有涇渭與奪之際不
至朱紫但蓄積懷抱未及厝言耳途軌乖順
不可譌同異之聞文宜有歸辯來旨謂致本
卷三
則同似非吾所謂同時殊風異又非吾所謂
異也久欲此中微舉條裁幸因雅趣試共極
言且略如左遲聞深沉
通源曰道也與佛逗極無二寂然不動致本
則同感而遂通達迹誠異

十五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謂本乎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將二塗之外更有異本儻虛無法性其趣不殊乎若有異本思告異本之情如其不殊願聞不殊之說通源曰殊時固不同其風異世故不一其義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獄是非昔有鴻飛天道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耳鴻常一鴻乎夫澄本雖一吾自俱宗其本鴻跡既分吾已翔其所集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

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垂於佛也道佛兩殊非鳬則乙唯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耳驅馳佛道無免二乖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興未能聽訟也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必教而見矣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閻從來何諍苟合源共是分跡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言精旨遠企聞後要

通源曰汝可專導於佛跡而無侮於道本

周之問曰足下專導佛跡無侮道本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末殊爲本末俱異耶旣欲精探彼我方相究涉理類所關不得無請

張長史重與周顒書并答所問

張融白吾未能忘身故有情身分外既化極
魂首復爲子弟留地不欲使方寸舊都日夜
荒沒平生所困橫植而草所以製是門律以
律其門非佛與道門將何律故告氣緩命憑
魄申陰數感十應通源定本實欲足下發予
奇意果能翔牘起情妙見正析既赴所志今
爲子言

周之問曰論云致本則同請問何義是其所
謂本乎

答彼周曰夫性靈之爲性能知者也道德之
爲道可知者也能知而不知所可知非能知
之義可知而不爲能知所知非夫可知矣故
知能知必赴於道可知必知所赴而下士雷
情波照鼓欲噪神精明驅動識用沉藹所以

卷二

十七

倒心下灌昭隔於道至若伯陽專氣致柔停
虛任魄載營抱壹居凝通靜靜唯通也則照
無所沒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足下欲使伯
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靜而不泊道亦于何
而可得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二吾未之
前聞也故逗極所以一爲性遊簡且韻猖狂
曠不能復行次戰思定霸宇內但敷生靈以
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是以則帝屬五而
神常一皇有三而道無二鳧乙之交定者鴻
乎吾所以直其繩矣

周之問曰言道家者豈不以二篇爲主言佛
教者亦應以般若爲宗二篇所貴義極虛無
般若所觀照窮法性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住
寂之方其旨則別

答彼周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

外張義然環會其所中足下當加以半思也
至夫遊無蕩思心塵自拂思以無蕩一舉形
上是雖忘有老如騫釋然而有忘釋不伐老
當其神也悠悠精和坐廢寂然以湛其神遂
通以冲其用登其此地吾不見釋家之與老
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氏之與釋家逗極之
所以無二親情故妙得其一矣直以物感既
分應物難合令萬象與視聽交錯視聽與萬
象相橫著之既已深却之必方淺所以苦下
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震其情尊其所
無漸情其順及物有潛去人時欲無既可西
風畫舉而致南精夕夢漢魂中寐不其可乎
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期於得意若卿
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期卿若疑
老氏盡有而不亮以教則釋家有盡何以峻

迹斯時卿若以釋家時宜迹峻其猶老氏時
峻此迹逗極之同茲焉余意

周之問曰論云時殊故不同其風是佛教之
異於道也世異故不一其義是道言之乖於
佛也道佛兩殊非是則乙

答彼周曰非是則乙迹固然矣迹固其然吾
不復答但得其世異時殊不宜異其所以之
異

周之問曰未知高鑒緣何識本

答彼周曰綜識於本已吐前牘吾與老釋相
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卿欲必曲鞠
其辭吾不知更所以自訟

周之問曰若猶取二教以位其本恐戰獄方
興未能聽訟也

答彼周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

周之問曰若雖因二教同測教源者則此教之源每泐教而見矣

答彼周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未壹於佛但吾之即此言別有奇即耳

周之問曰自應鹿巾環杖悠然目擊儒墨閭

閭從來何諍

共二

十九

答彼周曰虞芮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碎白玉以泯闕其別有尊者乎況夜戰一鴻妄巾鳧乙斯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得了之哉

周之問曰苟合源共是分迹雙非則二跡之用宜均去取奚爲翔集所向勤務唯佛專氣抱一無謹於道乎

答彼周曰應感多端神情數廣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不翔翮於五通而

於集道復何晦且寶聖宜本迹匪情急矧吾已有所集方復移其翔者耶卿得其無二於兩楹故不峻督其去取

周之問曰吾則心持釋訓業愛儒言未知足下雅意佛儒安在爲當本一未殊爲本末俱異耶

答彼周曰吾乃自元混百聖同投一極而近論通源儒不在議足下今極其儒當欲列儒圍道故無屬垣耳隙思潛師夜以遂圖掩天城恐難升之險非子所躋則吾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吾已謂百聖同所投何容本末俱其異更以溼勢倒兵恣卿智勇吾之勇智自縱橫湊出

周顒重答張長史書并重問

周顒頓首夫可以運寄情抱非理何師中外

聲訓登塗所奉而使此中介分然去留無薄是則怏怏失路在我奚難足下善欲言之吾亦言之未已也輒復往研遲承來析

通源曰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乃有外張義所以苦下之翁且藏即色順其所有不

震其情尊其所無漸情其順

二十

周之問曰苦下之藏即色信矣斯言也更恐有不及於即色容自託以能藏則能藏者廣或不獨出於屬鄉耳夫有之爲有物知其有無之爲無人識其無老氏之署有題無無出斯域是吾三宗鄙論所謂取捨驅馳夫有能越其度者也佛教所以義奪情靈言詭聲律蓋謂即色非有故擅絕於羣家耳此塗未明在老何績但紛紛橫沸皆由著有迂道淪俗茲焉是患既患由有滯而有性未明矯有之

家因崇無術有性不明雖則巨蔽然違誰尚靜涉累實微是道家之所以有埤弘教前白所謂黃老實雄者也正何舊說皆云老不及聖若如斯論不得影響於釋宗矣吾之位老不至乃然夫大士應世其體無方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斯經教之成說也乃至宰官長者咸託身相何爲老生獨非一跡但未知涉觀淺深品位高下耳此皆大明未啓權接一方日月出矣爍火宜廢無餘既說衆權自寢足下猶欲抗遺燎於日月之下明此

其三

其二

火與日月通源既情崇於日月又無侮於火本未知此火本者將爲名乎將或實哉名而已耶道本安在若言欲實之日月爲實矣斯則事盡於一佛不知其道也通源之旨源與誰通

通源曰當其神地悠悠精和坐廢登其此地
吾不見釋家之與老氏陟其此意吾孰識老
氏之與釋家又曰今既靜而兩神神靜而道
二吾未之前聞也又曰伯陽專氣致柔停虛
任魄魄緒停虛故融然自道也又曰心塵自
拂一舉形上

周之問曰足下法性雖以即色圖空虛無誠
乃有外張義竊謂老釋重出對分區野其所
境域無過斯言然則老氏之神地悠悠自悠
悠於有外釋家之精和坐廢每坐廢於色空
登老氏之地則老異於釋涉釋氏之意則釋
氏殊於老神既靜而不兩靜既兩而道二足
下未之前聞吾則前聞之矣苟然則魄緒停
虛是自虛其所謂虛融然自道亦非吾所聞
道若夫心塵自拂一舉形上皆或未涉於大

方不敢以通源相和也

通源曰足下欲使伯陽不靜寧可而得乎使
靜而不怕道亦于何而不得

周之問曰甚如來言吾亦慮其未極也此所
謂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若謂靜於其靜
非曰窮靜魄於其魄不云盡魄吾所許也無
所間然

通源曰若卿謂老氏不盡乎無則非想期於
得意若卿謂盡無而不盡有得意復爽吾所
期

卷二

二十二

周之問曰盡有盡無非極莫備知無知有吾
許其道家唯非有非無之一地道言不及耳
非有非無三宗所蘊儻瞻餘慮惟足下其眊
之念不使得意之相爽移失於有歸耳
通源曰非是則乙跡固然矣跡固其然吾不

復答又曰吾與老釋相識正如此正復是目擊道斯存又曰得意有本何至取教又曰誠哉有是言吾所以見道來一於佛

周之問曰足下之所目擊道存得意有本想法性之真義是其此地乎佛教有之足下所取非所以何至取教也目擊之本即在教跡謂之見乙則其鴻安漸哉諸法真性老無其旨目擊高情無存老跡旨跡兩亡索宗無所論所謂無侮於道本當無侮於何地哉若謂探道家之跡見其來一於佛者則是真諦實義公文可見矣將公於道章而得之乎爲公於德篇而遇之也若兩無所公而玄德於方寸者此自足下懷抱與老釋而爲三耳或可獨樹一家非老情之所敢逮也

通源曰虞芮二國之闢田非文王所知也斯

五二

三十三

自鹿巾之空負頭上環杖之自誣掌中吾安能了之哉

周之問曰足下謂苦下之且藏即色則虛空有闕矣足下謂法性以即色圖空則法性爲備矣今有人於此操環杖而言法性鹿巾之士執虛無而來誚曰爾不同我吾與爾闕足下從容倚棘聽斷於其間曰皆不可也謂其鹿巾空負於頭上環杖自誣於掌中以足下之精明特達而判訟若斯良虞芮之所以於邑也

通源曰吾不翔翮於四果卿尚無疑其集佛吾翮不翔於五通而於集道復何晦周之問曰足下不翔翮於四果猶勤集於佛教翮不翔於五通何獨棄於道跡乎理例不通方爲彼訴

通源曰當欲列儒圍道故先屬垣耳隙

周之問曰足下通源唯道源不及儒吾因疑其闕是以相訪但未知融然自道唯道能融將道之融然修儒可會耶雖非義本縱言宜及想釋本多暇幸惠餘音

余尋周張難問雖往復積卷然兩家立意理在初審故略其後文旨存義本

謝鎮之折夷夏論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敬覽夷夏之論辯摧一源詳據二典清辭斐曄官商有體玄致疊疊其可味乎

吾不涯管昧竭闕幽宗苦不思探賸無階豪檜但鏡復逾三未消鄙惑聊述所疑庶聞後釋論始云佛是老子老子是佛又似仙化比泥洹長生等無死爰引世訓以符玄教纂其辭例蓋似均也未譏翦華廢祀亦猶蟲誼鳥

卷二

十四

聒非所宜効請試論之案周孔以儒墨爲典老莊以棄教明筌此皆開漸遊方未猶洪祐也且蟲鳥殊類化道本隔夫欲言之宜先究其由故人參二儀是謂三才三才所統豈分夷夏則知人必人類獸必獸羣近而徵之七珍人之所愛故華夷同貴恭敬人之所厚故九服攸敦是以闕睢之風行乎四國沉大化所陶而不洽三千哉若據經而言蓋聞佛之興世也古昔一法萬界同軌釋迦文初修菩薩時廣化羣主於成佛而有其土預霑慈澤皆來生我國我閭浮提也但久迷生死隨染俗流慙失王路未悟前覺耳以聖人俯三達之智各觀其根知區品不同故說三乘而接之原夫真道唯一法亦不二今權說有三殊引而同歸故遊會說法悟者如沙塵拯沉濟

惑無出此法是以當來過去無邊世界共斯
一揆則知九十有五非其流也明矣彼乃始
言其同而未言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
未之所異者非異將非謬擊瓦釜濫諧黃鍾
耶豈不誣哉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紳披氎
繞貝埋塵焚火正始之音婁羅之韻此俗禮
兵二
之小異耳今見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鳴允
執萬之一音感異類而殊應便使夷夏隔化
一何混哉舟枯車溺可以譬彼夫俗禮者出
乎忠信之薄非道之淳修淳道者務在反俗
俗既可反道則可淳反俗之難故宜祛其甚
泰祛其甚泰必先墮冠削髮方衣去食墮冠
無世飾之費削髮則無笄櫛之煩方衣則不
假工於裁製去食則絕情想於嗜味此則爲
道者日損豈夷俗之所制及其數文輿籍三

藏四舍此則爲學者日益豈華風之能造又
云佛經繁顯道經簡幽推此而言是則幽者
鑽仰難希顯則涉求易望簡必不足以示理
繁則趣會而多津佛法以有形爲空幻故忘
身以濟衆道法以吾我爲真實故服食以養
生且生而可養則及日可與千松比霜朝菌
可與萬椿齊雪耶必不可也若深體三界爲
長夜之宅有生爲大夢之主則思覺寤之道
何貴於形骸假使形之可練生而不死此則
老宗本異非佛理所同何以言之夫神之寓
形猶於逆旅苟趣舍有宜何戀戀於檐宇哉
夫有知之知可形之形非聖之體雖復堯孔
之生壽不盈百大聖泥洹同於知命是以永
劫已來澄練神明神明既澄照絕有無名超
四句此則正真終始不易之道也又刻船者

祈心於金質守株者期情於羽化故封有而行六度凝滯而茹靈芝有封雖乖六度之體爲之或能濟物凝滯必不羽化即事何足兼人尋二源稍迹曠局異懷居然優劣如斯之流非可具詰彼皆自我之近情非通方之宏

卷三

二十六

識則知殊俗可以道甄哀哉玄聖既邈斐然競興可謂指蟲迹爲蒼文餌螫乳爲醍醐良可哀也佛道汪洋智量不可以言窮應迹難以形測其辯有也則萬相森陳若千峙並立其析無也則泰山空盡與秋毫俱散運十力以摧魔弘四等以濟俗抗般若之法炬何幽而不燭潛三昧之法威何遠而不伏寧疑夷夏不效哉

謝鎮之重書與顧道士

謝鎮之白猥辱反釋究詳淵沉既和光道佛

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某奕數佛彌過精旨踰時夫飾櫃寶珍曜夜不售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循雅論所據正以蟲鳥異類夷夏舛俗余以三才均統人理是一俗訓小殊法教大同足下答云存乎周易非胡書所擬便謂素旗已舉不復伸檢玄旌爲素麾異乎曹子之觀旗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然髻珠雖隱暮四易顯聊以寄譴儻不貽忤夫太極剖判兩儀妄構五陰合興形識謬彰識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義皇

卷三

二十七

之前民多專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視胡越猶若禽獸又比蒙童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姚姁淪波觸崖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

感恒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
此而言萬象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之正
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土中於
三千聖應既彼聲被則此觀日月之明何假
離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野之聽故卑
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
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兩施夷夏夫
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者真也形者俗也真
既猶一俗亦猶二盡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
歸真必反其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
令孔老是佛則爲韜光潛導匡救偏心立仁
樹義將順近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
生養性自我外物乃爲盡美不爲盡善蓋是
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
牟尼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疎

兩汲精疎兩汲則剛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
誠規易准夫以規爲圓者易以手爲圓者難
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
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尤
拙及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餐霞非徒
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
道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能遣有遣有爲懷
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
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
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不
能至今云道在無爲得^卷一而已無爲得^{二六}一是
則玄契千載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
會導達風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怠哉豈
道教之全耶敬尋所辯非徒止不解佛亦不
解道也反亂一首聊酬啓齒亂曰

運往兮韜明玄聖兮幽翳長夜兮悠悠衆星
 兮哲哲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天輪
 桶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
 上驚兮遠逝卞和慟兮荆側豈偏尤兮楚厲
 良芻蔑兮波若焉相責兮智慧

弘明集卷第六

音釋

駁北角切不純也憊文甫切婉變切變婉切於阮切變美切盧
 貌粧糠粧補委切不成栗復微亦切剛剛切馬
 思營切牲垠壘垠軌切壘切壘山名塏苦亥切
 赤色也鳩直爲切也孱孱山切也道渠爲切翻之行翻華切也
 鳩直爲切也孱孱山切也道渠爲切翻之行翻華切也

迂五故切推音角切斐數尾切疊無匪切
 倦于余切咍音孔切筭堅溪切櫛側瑟切
 名也菌巨隕切也婉樂都合切哲之列切櫛切